



桂林春色(国画) 刘家生

微闻杂俎

说左道右

连航

左祖右庙的观念、文左武右的仪制，结婚照、全家福，乃至出席某些重要场合住男在左，女在右。可见，左右不但可以表示方位(左边右侧，江左右等)，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《五运历年记》认为，中华民族的日月之神由盘古氏双眼(日左眼，月右眼)所化，日神伏羲在左，左手持矩；月神女娲居右，右手拿规。规和矩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社会秩序的象征。男左女右的说法也由此而来。

古代帝王是至尊，背北面南而坐，左侧即东边，因古人以东为尊，相应地左也就高贵起来。与此相仿，过去民宅都依此例而建，北房俗称堂屋、主房，因祖宗牌位设于正中而地位最高，所以开间、进深、高度等在尺度上都大于其他房间。一般而言，房间坐北朝南，大都东西长南北窄，故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(帝王之左)。

古代官制在不同时代，或以左为尊，或以右为尊。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“以相如功大，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”以及《汉书文帝纪》“右贤左威”都是以右为尊。郑玄对《尚书》“吾极知左迁”作注云“是时尊左卑右”由“是时”可推知，当时尊左而郑玄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尊右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贬官称“左迁”升官称“右迁”。车骑中，则以左为尊。空着左边的位置以待宾客称“虚左”如《魏公子列传》“公子从车骑，虚左，自迎夷门后生”。

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有大小、高低、上下、长短、左右之分，大、上、高、长、左为阳，反之则为阴。男刚强暴躁属阳居左，女性温柔和属阴位右。“男左女右”在中医理论(望、闻、问、切)上，指的是男女生理上的差异，在中医诊断中，男子取气脉于左手，女子取血脉于右手，就连小孩儿患病观察指纹，也取男左女右。

近代常用“左倾”，“右倾”表示革命中的态度。左倾往往含有冒险意义，右倾却有保守意味，可以说左和右不再具有尊卑意义，仅作为语素存在了。

新书架

《戍卫一生——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》

李丽铮

刘辉山，古远兴十几岁时在家乡江西参加革命，后成为保卫中央首长的警卫战士。他们跟随红军爬雪山，过草地，九死一生到达延安，护卫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转战陕北，挺进北京，参与组建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，保卫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们继续警卫受冲击的军委首长，并奉命执行特殊任务。他们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艰苦卓绝历程和人民领袖纵横帷幄的风采。

整理者刘新民、古伍延、古永江为二人的子女。

随笔

西游随笔

陈勋康

秋天在北京赏红叶已不能满足游兴，顿生远走旷野的愿望，遂有西北之行。同去的有唐君夫妇、谢君夫妇，三家同游，边看风景边叙友情，自有一番乐趣。

我们乘坐的旅游专列，经过一天一夜的奔驰，到达第一站——宁夏沙坡头景区。下榻在中卫市一家新建的宾馆里。新的被褥，齐全的设施，可口的饭菜，热情的服务，使我们有如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当我问到刚刚去世的张贤亮时，服务员说：“我们宁夏就这样一个名人，他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，却早早地走了。”看她那难过的样子，我也不免伤感起来。尽人所周知，张贤亮一手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，每天的门票收入在60万之上，天天游客如织，排队队也不一定买得到当天的门票。

沙坡头，是全国独一无二很有特色的景区，偌大的景区里，有丰富的造型各异的沙丘，汽车旅馆，供你欣赏玩味，又有宽阔的黄河水面任你漂流，一排排的羊皮筏子，整齐地排列在岸边供你挑选……这一沙一水的自然景致让我依依不舍。列车继续西行，那辽阔无边的大地在眼前掠过。在连绵起伏的戈壁滩上，一排排高压线铁塔，在阳光下耀耀生辉，这时唐君、谢君拿起摄像机、照相机，摁动快门，连连拍摄。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感情，唐、谢二君都是终身从事高压输电工程技术人员，曾在祖国各地架设有无数的高压线铁塔，这些铁塔都是他们辛勤劳动、流血流汗的结晶啊！

列车穿过戈壁滩，换乘大巴，翻过海拔近4000米的祁连山，终于看到了我向往已久的青海湖。那开阔的湖面，水天一色，瓦蓝瓦蓝的白云在头顶上静静地飘，润泽的空气滋润着心田，令我心旷神怡。坐在湖岸边，贪婪地欣赏着蓝色静美的水面和身边那红花绿草，不由得想起了电影界的名人秦怡。92岁的秦怡在4月份也来到了青海湖，为她担任编剧的电影《青海湖畔》拍外景。作为一位表演艺术家，怎么会想起写剧本呢？用她的话说，就是想拍一部美丽的电影。我想，不久人们就会在银幕上看到美丽的青海湖了。

离开青海湖，又一次翻山越岭的长途跋涉，来到古老而又繁华的张掖。再往西行就是王维诗中说的“劝君更进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之地了，他说的故人一是亲友，二是描写无人烟了，然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，却有一座世界闻名的藏有无数珍贵石窟的敦煌，中外游人纷至沓来，如今盛况空前，再游敦煌就要预先登记了。夜宿张掖，次日到达武威。武威是天马的故乡，也是马文化的发祥地。李白曾经这样形容天马：“鸡鸣刷燕哺秣越，神行电迈蹶恍惚。”但“天马”究竟什么样呢？我有武威雷台看到了1969年9月出土的铜奔马，果然如当时郭沫若称赞的“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妙、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，还是从结构力学的角度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，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。”并取名为“马踏飞燕”。2002年“马踏飞燕”仿制品被作为国礼赠送给来华访

问的美国总统布什，名声风靡全球。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，“马踏飞燕”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。我热爱旅游事业，多年以来身穿印有“马踏飞燕”标志的背心，对这匹飞马情有独钟，对雷台这块飞马的出土地恋恋不舍，临别时我“牵走”了三匹“马踏飞燕”。

西行最后一个景点是天水。金张掖，银武威，金银不换是天水，她不但人口众多，而且风土人情丰厚，物产丰富。天水城西的伏羲庙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祭奠胜地。人文始祖伏羲是三皇之首，诞生于天水。伏羲在天水三阳川的卦台上，仰观日月星辰的变幻，俯察山川万物的法则，而创画了八卦，即天、地、风、雷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从此天地万物在人的眼里有了较为明确的意义。

中国四大石窟天水有其一，这就是麦积山，现存各类塑像7200余身，壁画1300多万平方米，享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美誉。30年前，我第一次来到麦积山，还是姑娘的王继月为我导游，生动的讲解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高中毕业，不去考大学，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“我一辈子都离不开麦积山。”3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又一次来到了麦积山，自然想起了当年的导游王继月，当地人告诉我，她没有离开麦积山一步，三年前病逝了，儿子继承了她的事业。我沉默良久，暗暗地称赞道：麦积山窟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王继月，子承母业做导游，人生贵在有追求。



山乡秋趣(国画) 郭峰

为我中考的事，爸爸妈妈一早就交上火气了，一个骂没本事，一个骂疯子，吵闹声震得窗玻璃一颤一颤的……

我赶紧钻进爷爷奶奶的屋子。爷爷趁机关门打坐。

每回爸爸妈妈吵架，爷爷都关门打坐，也不劝架。奶奶倒是歇门溜了，每回溜时，都翻爷爷一个白眼，嘟囔道：“一个丑样！”

我摇着爷爷说：“爷爷，劝劝吧，他们干吗动不动就吵啊。”

爷爷捋着胡须，问我：“你爸是谁的儿子呢？”

“是您的儿子呀！”爷爷将我问糊涂了。

“这就对了。”爷爷露出一丝苦笑。

我纳闷道：“对什么呀？”

爷爷说：“说明他是句家的种！”

“爷爷，这是哪跟哪啊？”

“爷爷奶奶也吵吧？”

“吵啊。不过没爸爸妈妈这样天翻地覆！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爷爷得意地说，“告诉你啊，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比你爸爸妈妈吵得还厉害呢！如今老了，吵不动了。”

“干吗要刀枪相见，难道心平气和不好吗？不吵会死吗？”

“这就对了。你堂爷爷，不吵吧，凡事忍吧，郁闷死了吧！你大姐，不吵吧，离了吧！邻楼那阿姨，不吵吧，跳楼了吧……你想，吵都吵不起来，生活还有啥味？”

我疑惑地看着一脸诡秘的爷爷，冒出一句大不敬的话：“爷爷，你是一个大坏蛋！”

爷爷拨弄着胡须，笑问我：“你爸爸妈妈为啥吵？”

“他们为我中考的事吵，担心过不了分数线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吵，说明彼此在乎。为你吵，说

小说

这就对了

蒋寒

明他们在乎你！知足吧，小子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一位作家叔叔说得好，两个人吵架，就像两棵树互掐，你不让我长高，我就折断你。”

“错！小子。你看我和你奶奶，吵了一辈子，七老八十了，仍旧活蹦乱跳的。看看小区的爷爷奶奶，有几个老伴还健在，一个走了，另一个也就快了。那就是吵不起来的下场。”

我不解地看着一脸坏笑的爷爷，恍然大悟道：“我终于明白了，我爸是遗传了您！”

爷爷梳理着胡须，笑道：“这就对了。”

我双眼冒出了火苗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在爷爷眼里，一定是可笑极了。

爷爷将我揽入怀中，抚摸着我的头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吵不自在。你还小，啥都不懂。”

正说着，只听门外乒乓兵乓地摔起了东西，爸爸妈妈由“文攻”变成了“武斗”……我无助地看着爷爷。

只见爷爷捋着胡须，闭着眼睛，喃喃道：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有火憋在心里，早晚得憋出病来。这就对了！”

“爷爷，您还幸灾乐祸？”

“嘘——”爷爷忙堵住我的嘴，说，“马上就停战了。”

果真，门外没了动静。

爷爷小声说：“该打扫战场了。”

爷爷真是个预言家，我透过门缝往外看，只见爸爸弯腰捡东西，妈妈打扫着地上的碎碗……目睹爸爸妈妈打扫着战场，相视而笑。忽而雨天，忽而晴天，我就真的不明白了，大人咋这样呢？搞不懂。

我问爷爷。

爷爷卖起了关子，说：“等你奶奶回来，你问她吧。”

一家人总算回到平静当中，奶奶踩着点回来了。

我悄悄问奶奶：“奶奶，大人干吗喜欢吵呢？比如你和爷爷、爸爸和妈妈，咋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呢？”

奶奶惊讶地看着我，回过神，手一挥：“去去去，小屁孩，赶紧复习去，争取中考考个好成绩！”

爷爷接话：“这就对了。复习才是当务之急。”

我又求爷爷回答。

爷爷指指阳台上那盆玫瑰花，说：“你把握住花枝么？”

我一把握住玫瑰花枝，“啊！”刺得用手叫疼。奶奶嚷着爷爷，为我吹着刺红的手心。

爷爷笑道：“这就对了。就是这个理。刺，专刺靠近的人，靠得越近，刺得越痛。明白了吧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那么两个相邻的国家呢？也是这样吗？”

没料，爷爷一把搂住我，一张大手在我头上欣喜地奔跑着，说：“这就对了！肯动脑子了。国家跟人一样，靠得越近，越容易受伤，不过，经常吵一吵，会更好。”

我摸着刺红的手心，隐约感觉到了爸爸妈妈吵时的痛。

眼睛

冬日鸟趣

马科平

午后在广场上散步，冬日的阳光灿烂，晒在身上暖意洋洋，突然旁边的林子里传出“唧唧唧——”的鸟鸣声。抬头看看，周围的树木落光了叶子，树枝瘦骨嶙峋，哪来的鸟儿？仔细聆听，的确是鸟的声音，清脆高亢，宛转悠扬，并非幻觉。于是专注去听，好奇地想知道它是何属种？还没听出个名堂，叫声没有了。

继续往前走，猜想它可能是飞走了，说不定一会儿还要回来，期待再听到它的声音。冬天气里还真难得听闻几声鸟鸣。眼前这片小树林，槐树、榆树、银杏，树梢上光秃的灰色枝丫如虬髯一般，把天空划分成无数小块，看不见什么鸟儿，赶紧收回目光，心想也许是过路的鸟，说不定早已飞出去好几里地了。

正要转身离开，“唧唧唧——”鸣叫声又从林子里传来。带着喜悦，我赶紧趋前，听辨声音出处，想见见这耐寒的鸟儿。目光循声而去却还是连一片鸟的羽毛也未见到，仍是枯枝败叶在寒风中摇曳。“唧唧唧——”叫声在持续，仔细瞧了一会儿，还是只闻其声不见其踪。心里突发奇想，这是在与我捉迷藏吧？

穿过几棵大树，在树林里猫了腰，放轻脚步，以免踩碎枯枝惊动了它。“唧唧唧——”听声儿更近了，似乎在就在头顶。以手扶定树身，仰目搜寻，关注一个个枝头，检视一条条树枝，定睛一团团踪影……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，真是奇怪。“唧唧唧——”鸣叫声清脆悦耳，听上去像在窃喜偷笑，似是笑我蠢笨。

好吧，不让我见就算了。转身离开，走到树林南头，刚要迈步走上公路，踩断了一截枯枝，“啪——”的一声脆响，像燃放了一支新年的爆竹，竟把自己吓了一跳。接着听到头顶枝叶间传出“扑簌簌”的声音，有鸟飞走。赶紧循声望去，一群鸟儿落在不远的枝头。

我悄悄跟了过去，只见公路两侧的行道女贞树，没有落叶，绿绿森森，满树的黑色果实，一嘟噜一嘟噜，有鸟儿正在进食这难得的佳肴。那鸟比麻雀体型略大，鸣叫声音清脆，婉转多变，额至头顶黑色，两眼上方至后枕白色，形成一白色枕环，腹白色具黄绿色纵纹，甚是漂亮。哦，原来是白头鹎。

白头鹎是雀形目鹎科的小型鸟类，性活泼，常呈3-5只至10多只的小群于果树上活动。有时从栖处飞行捕食，多活动于丘陵或平原的树木灌丛中，也见于针叶林里。性活泼，不甚畏人。常在树枝间跳跃，或飞翔于相邻树木间，一般不做长距离飞行。杂食性，既食动物性食物，也吃植物性食物，是农林益鸟之一，值得保护。

郑板桥说得好：“欲养鸟莫如多种树，使绕屋数百株，扶疏茂密，为鸟国鸟家。”这正是他的“天地笼鸟观”。眼前的景象就像一具开放式的鸟笼，林林总总的树木，为鸟类提供了生存的条件，鲜有人打扰它们的生活，这是鸟儿的福气，也为人类增添一分快乐。

古渡清秋

王琳宝

玉门古渡秋，大河泛轻舟。长天鸣归雁，秋水凫沙鸥。邱岭列翠屏，金滩一望收。稻菽涌金浪，芦花飞不休。清风开襟怀，渔歌解烦忧。世人羡鸥鹭，机巧尽可丢。

连载



在中国领地上大打出手，日方胜出，支持日本的英人趁势照会清廷，依据《辛丑各国条约》第十一款之规定，再次要求续签商约，以期在上海滩及长江沿线商贸战中获取更多惠权。因涉及南洋，朝廷派他与英人主谈，不料刚一接阵，对方就抛出一连串共二十四款修约议案，且议题之精准，之详细，之实用，之强势，完全出乎预料。在他看来，凡是商约，条款都应模糊才是。显然，英人此番是有备而来，且肯定听取了伦敦商会，尤其是香港商会、上海工部局的具体意见。为应对英方提案，他紧急召集上海滩各家行帮，尤其是钱业公会，要求他们尽快拿出意见，岂料十天之后，他们却拿出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真正让他心寒。

细，之实用，之强势，完全出乎预料。在他看来，凡是商约，条款都应模糊才是。显然，英人此番是有备而来，且肯定听取了伦敦商会，尤其是香港商会、上海工部局的具体意见。为应对英方提案，他紧急召集上海滩各家行帮，尤其是钱业公会，要求他们尽快拿出意见，岂料十天之后，他们却拿出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真正让他心寒。

“告诉马凯先生，就说本大人昨晚受惊，心绪不宁，待过些时日压住惊再说话。”

襄办应个喏，转身出去。丁大人打个哈欠，刚要伸个懒腰，外面传来脚步声，进来的是账房书童，抱着几大册子账簿。

“老爷，”车康放下账簿，在书案上挨排摊开，哈腰禀道，“奉记上半年的账出齐了，共是十二册！”

丁大人瞟一眼，闭上眼睛：“不看了，说个大体吧。”

“从账面上看，不尽如人意。汉治萍亏损严重，几个纱厂业绩下滑，轮船招商局勉强持平，江南制造局略亏，其他几家也都业绩平平，只有如夫人掌管的惠通银行、电报局有较大盈利！”

“纱厂下滑？”丁大人显得很吃惊，“这怎么可能呢？纱厂不是一向盈利的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车康面呈难色。

“是夫人。去年年底，夫人把三公子调进去了。三公子的事情……”车康顿住话头。

丁大人脸色阴起来。这三

公子，吃喝嫖赌俱全，这又染上烟瘾，交一拨狐朋狗友，干什么败什么，偏又最得夫人宠爱，丁大人每想至此，头大不已。

“老爷，”车康这又接上了，话中有话，“昨晚的事体，奴才一想起来就冷汗直冒。没想到如夫人身手介快，眨眼间就……”

“不讲这事体了，”见车康一直在褒扬如夫人，丁大人打断他，“士杰可在？”

张士杰是惠通银行上海分行总理，也是丁大人极为器重的金融大才。车康立马出去，使人召到士杰。

“士杰，”丁大人转动佛珠，开门见山，“这召你来，是想听你钱业事体。昨天我到钱业公所，感觉有所变化了呢。”

“老爷讲的是，”士杰拱手应道，“钱业一直在变，但总体格局仍无大动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茂号异军突起，跃居第四名。如果不出差错，年底或可名列第三，直追润丰源和善义源！”

“茂号号？”丁大人的佛珠停转，眼睛略睁，“老板可是姓鲁？”

“胡闹！”老爷子又是一声。“你才胡闹哩！”小荔子来劲了，分别指点几人，“你，老阿公，你，阿弥公，还有你，柱叔，你们全都老糊涂了，你们全都苟且偷生，你们全都忘了天国血仇，小荔子……”连跺几脚，小脸血紫，“我瞧不起你们！”

“丫头片子，懂个啥？”申老爷子低斥一句，厉声吩咐，“躺床上睡个好觉，明晨早点起来，耽误老阿公大事体，小心你的屁股！”

“大事体？”葛荔眼珠子连转几转，变过笑脸，凑上来，语气巴结，“老阿公，啥大事体喏？”

申老爷子嘴巴一撇，闭上眼睛。

葛荔看向苍柱，转过来搂住他的脖子，声音柔软：“柱叔？”

“天国叛逆露头了！”苍柱出声。

“哪个？”葛荔的眼珠子又转几转，“天哪，难道会是老七？”

“什么老七？”申老爷子的老眼一下子睁开，半是嗔怪，“是你七阿公！记住，他在鲁家，就是茂升钱庄鲁老板宅上，盯住他！”

“小荔子得令！”葛荔欢快应

过，扑扑扑三声，每人额头各印一吻，小鸟一般飞进香闺去了。

重重保护之下竟然受刺，丁大人震怒，责令上海道严查，亲自将如夫人送往英人办的仁济医院。

丁大人在室外转来转去，焦急地等待。急救室里却是另一番情景。洋大夫剪开旗袍，惊讶地发现不过是皮外伤，那枚飞镖刚好插在腋下，被如夫人出于本能反应牢牢夹住，巨大的冲力及利刃伤的只是皮肉，血流不少，却无大碍。

“Doctor，”如夫人问道，“is it serious?(医生，严重吗?)”

“No no no，”洋大夫连连摇头，“nothing serious, madame, you're lucky enough, for it hurts only in the skin.(一点儿也不严重，夫人，你太幸运了，不过是碰破一点皮。)”

“Doctor，”如夫人小央求，“I've something to tell you, only you.(医生，我想与你谈谈，只你一人。)”

洋大人摆手，让两个助手退到旁边侧室，看向如夫人。

“I want the wound to be

much serious. I will thank you and pay you double fees if you speak to my husband about the heavy wound.(我想让这伤势重一些。如果你对我丈夫讲出这个，我会非常感谢，并付你双倍费用。)”

“why?(为什么?)”洋大夫急了。

“I'm too tired, and I want to have a little rest here.(我太累了，想在你这里放松一时。)”如夫人给出个笑，显出一脸疲惫的样子。

“I see.(明白了。)”洋大夫也笑了，打出OK手势，麻利地将伤口包扎起来，让助手把她推进一间豪华病房，将带血的飞镖放进托盘，端到外面，用生硬的中文对闻声凑来的丁大人道：“你的夫人伤情重，要住院治疗，这是飞镖，请先生收好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。

丁大人的计划

回到府中，丁大人将自己关进书房，一屁股沉坐于他的紫檀圈椅里，还没喘过气来，就瞥见堆在案头的一大摞材料，两道老眉立时锁成两只弓着身子的蜈蚣。

日、俄为争夺东北三省主权